

论原始客语中的 * ai 与 * iai^①

吴瑞文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提要】本文探讨原始客语中 * ai 与 * iai 这两个韵母，主要着眼于它们在原始客语韵母系统中的分合关系，我们的问题是：原始客语中是否存在 * ai 与 * iai 的对立？本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并非仅采用单一或特定的客语方言，而是在原始客语这个早期的音韵系统上来进行。关于原始客语的拟测，本文以 O'Conner(1976) 提出的架构为基础并扩充比较的材料，对 O'Conner 的原始客语韵母系统提出检讨与修正。此外，本文进一步透过《切韵》的框架，对照原始客语的 * ai 与 * iai 在古代韵类上的分布。我们发现，原始客语 * ai 对应中古蟹摄开口二等字，* iai 基本上对应中古蟹摄开口四等字。这个结论显示，六朝时期北方邨下方言的四等韵应当带有介音 i。

【关键词】原始客语 《切韵》 邨下方言 蟹摄开口四等 历史语言学

一、引言

客语是个分布范围相当广泛的汉语方言。在中国境内，客语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海南、湖南、四川、台湾地区等。在海外则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婆罗洲、大溪地等。(侯精一主编，2002：155～157) 客语的研究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也已经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客语方言资料的累积、客赣方言关系、闽客方言关系及客语与汉语音韵史的关系等。

本文关注客语的历史演变问题。一般而言，论及现代语方言的历史演变，学界最通行且最简捷的方式，就是利用《切韵》提供的中古音框架来作为参照。由于《切韵》架构有相对准确的时间定位，且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及完整的语音拟测，对于探讨现代方言音韵演变无疑是方便法门。不过，把现代方言直接与《切韵》框架进行对比并说明演变，也不免存在若干方法论的问题。罗杰瑞与柯蔚南(Norman & Coblin, 1995) 已经指出，上述方式的问题在于预设《切韵》音系作为现代方言的祖语或起点，这个预设并非不证自明的。

① 本文原拟于第十二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3～4日，广州中山大学)宣读，文稿当时已经草就，可惜因事务繁忙未能成行。尽管如此，本文于2016年12月12日在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系硕士班课堂上公开讲述，感谢陈秀琪教授及黄菊芳教授的邀请，让我有这个向他们请益，并与课上同学交流切磋。2017年9月底，第十二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筹备组来函，略谓本次会议论文将结集出版。在此感谢筹备组召集人庄初升教授和温昌衍教授的邀请，让本文正式付梓，得以向更多从事客语研究的前辈同行请益。

同时,《切韵》音系以载录字音为主,固然词汇系由字音构成,但与历史语言学揭橥的比较方法,建立在同源词规则对应上仍然有差距。^①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将换个角度,从既有的原始客语音韵体系着手探讨客语内部的音韵变化,再将之与《切韵》框架进行对照。

学界关于原始客语的拟测,目前可以看到的有美国学者 O'Conner(1976)的拟测,以及中国李玉(1985、1986)及严学窘、李玉(1986)等相关研究。其中,李玉(1985、1986)主要探讨客家话声调及声母上的演变与发展,严学窘、李玉(1986)则为原始客家话拟测出一套完整的声母系统。整体而言,中国学者的3篇文章还没有进展到原始客语的韵母拟测,看不出整体的面貌。因此,本文将以 O'Conner 的原始客语拟测作为讨论的基础。下文将会简要介绍这篇重要的论文。

在议题方面,本文将焦点放在原始客语中 *ai 与 *iai 两个韵母的关系。本文探讨原始客语中 *ai 与 *iai 这两个韵母,主要着眼于它们在原始客语韵母系统中的分合关系,我们的问题是:原始客语中是否存在 *ai 与 *iai 的对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并非仅采用单一或特定的客语方言,而是在原始客语这个早期的音韵系统上来进行。关于原始客语的拟测,本文采用 O'Conner 提出的架构,在第二部分我们会介绍这个系统。O'Conner 用来拟测原始客语的材料是6种客语方言,由于时空限制,当时可见而堪用的资料不多。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语言调查的增多,迄今已经累积相当多内容丰富且描写细腻的各处客语方言材料。本文将充分利用这些语料,对 O'Conner 的原始客语韵母系统提出检讨与修正。

关于现代方言与《切韵》音系的关系,已有学者提出相当重要的看法。以《切韵》性质而言,丁邦新(2008:66)曾针对《切韵序》“南北是非”的意义有深入而缜密的讨论。丁文详细考察了《切韵序》《经典释文序录》《颜氏家训音辞篇》,讨论《切韵》的南北音韵学者之语言背景以及《切韵序》提到的其他5种韵书等共5项文献材料,所得的结论是:

我们知道当时的方言确实有南北的差异。南指江南,也就是江东,其代表方言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邺下,其实就等于洛阳。

简言之,通览六朝时期各种重要文献,可以发现一组常常用来对照的方言——江东和邺下。

基于以上的前提,针对现代汉语方言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分群,梅祖麟(2014:297)进一步提出一个汉语方言分类上更具宏观性的假设:

现代汉语方言可以分为两组。官话方言、粤语、客家话等导源于南北朝的北方通语的后身,吴语、北部赣语、闽语各有一个导源于南朝通语的层次。北方通语、南朝通语丁邦

^① 对此,丁邦新(2003:7)提出评述,认为传统字音和方言词汇的研究可以并行不悖,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字的比较。

新(1995)称为“邝下切韵”“金陵切韵”，我(梅祖麟，1993)称为“河北方言”“江东方言”。用的名词虽然不同，我们都认为：(1) 汉语在南北朝已经分裂为南北两大方言，《切韵》是南北通语的叠合音系；(2) 现代汉语六大方言可以按照中古来源分为两组。^①

梅祖麟(2014)用来区分六朝时期南北两大方言的音韵标准是“鱼虞有别”，这个标准乃是承袭《切韵序》所说的“支脂鱼虞，共为不韵”。六朝时期北方人鱼和虞没有分别，南方人鱼和虞有别。就词汇而言，中古鱼韵有两个重要的口语常用词，即第二人称代词“汝”及第三人称代词“渠”(佢)。其中，第三人称代词“渠”在北部赣语及客家话中的来历不同。北部赣语来自开口鱼韵，也就是“鱼虞有别”的鱼韵；客家话来自合口鱼韵，也就是“鱼虞无别”的鱼韵。梅文(2014)主张的演变如下：

北部赣语：渠第三人称单数 * gje² > kie² > tɕie²
客家话：渠第三人称单数 * gju² > kiu² > ky² > ki²

根据客家话内部证据，客家话的 ki² 是 ky² 进一步丢失合口征性 ([+ round]) 的结果，并非直接从开口韵 (* gje²) 演变而来。上述研究结合了文献与方言、字音与词汇，是相当成功的尝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经验及研究成果指出，借由同源词的寻找与比较，我们可以建立语言间的系谱关系 (genetic relation)。建立系谱关系后，我们可以由现在存在的子代语言 (daughter languages) 去建构已经消失的早期祖语。祖语构拟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语音的历时演变。因此，在进行构拟时，对于所构拟的音韵形式的每一个组成部件都必须有所交代，尤其重要的是，要能从子代语言中看出构拟某个成分的必要性。另外，基于《切韵》与现代方言彼此关系的宏观假设，我们将以原始客语韵母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六朝时期邝下方言的若干重要特征。

本文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介绍原始客语的拟测；第三部分从中古音系观察原始客语 * ai 与 * iai 的拟测；第四部分从现代客语来看 * ai 与 * iai 的分合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同时简要说明原始客语 * iai 的历史意义及后续研究方向。

^① 丁邦新(2008: 70)也已经提出类似的分类。以现代汉语方言来看，官话、客家话、南部赣语、新湘语、粤语、闽语读书音都与邝下音系有关，吴语、北部赣语、老湘语则与金陵音系有关。

二、原始客语的音韵系统

O'Conner 于1976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的期刊《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11卷上发表“Proto Hakka”一文，以64页的篇幅构拟了原始客语的声母、韵母及声调系统，整体而言较为完整而且全面，能够一窥原始客语的样貌。“Proto Hakka”这篇文章共分7节，分别是：

1. Introduction (导论)；
2. Hakka Phonological System (客语音韵系统)；
3. Proto Hakka Tone Categories (原始客语调类)；
4. Proto Hakka Initials (原始客语声母)；
5. Proto Hakka Finals (原始客语韵母)；
6. Proto Hakka Tone Categories and Initial Distribution (原始客语调类与声母分布)；
7. Proto Hakka Initial and Final Distribution (原始客语声母与韵母分布)。^①

根据第1节导论及第2节客语音韵系统的说明，O'Conner 用来构拟原始客家话的材料是6种客语方言，分别是海陆客语（杨时逢，1957）、四县客语（杨时逢，1957）、华阳凉水井客语（董同龢，1948）、梅县客语（桥本万太郎，1972、1973）、沙头角客语（Henne，1964、1966），以及陆丰客语（Schaank，1897）。^②

以方法论而言，O'Conner 的构拟是采取一般历史语言学的基本方式，也就是透过寻找可靠的同源词来进行语音比较，观察各种成分的对比，之后依照声调、声母及韵母来构拟出原始形式（proto forms）。从历史语言学的观点来看，O'Conner 原始客语是纯粹利用客语内部材料来建构的早期系统，是现代客家话的共同来源（common source），可以作为讨论原始客语的重要基础。

下面列出 O'Conner 的原始客语系统，呈现的次序依照原文声调、声母及韵母。请注意，原文将送气符号标写为“‘”，下表一律改成上标的“h”；舌根鼻音韵尾写作 ng，下表一律改为 η，成音节鼻音也一并更动。

表1 原始客语的声调系统

1	3	5	7
2	6		8

根据表1，原始客语的声调系统有7个声调，相应于中古调类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及阳入。

① 括号内的中译是我们加上去的。

② 这些书目是 O'Conner 拟测原始客语的材料，相关信息请见原文书目，引用文献兹不列入。

表2 原始客语的声母系统

p	p ^h	m	f	v	
t	t ^h	n			l
ts	ts ^h		s		
tʃ	tʃ ^h		ʃ		
		ŋ ₁ 、ŋ ₂			
k	k ^h	ŋ			
∅			h		

根据表2，原始客语共有22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其中包括唇齿擦音（f、v）及硬腭齿龈音（palato-alveolars, tʃ-、tʃ^h-、ʃ-）。此外，原始客语还有两个舌面鼻音ŋ₁与ŋ₂，与m、n、ŋ构成对立。

表3 原始客语的韵母系统

i	i	u	iu	io	ia	iai		uai
e		o	ui	uo	ua	eu	ou	au
ɛ	a		ai	oi		iau		
in	un	en	on	an	iun	ion	ian	uon
uan	uŋ		oŋ	aŋ	iuŋ	ioŋ	iaŋ	uoŋ
im		em		am			iam	
it	ut	et	ɛt	ot	at	iut	iat	uet
uat	yat	uk	ok	ak	iuk	iok	iak	
ip		ep	ɛp	ap	iap	ŋ	m	

由表3可知，原始客语共有66个韵母，其中包括7个单元音（monophthong）、11个双合元音（diphthong）、3个三合元音（triphthong）。同时，原始客语还有带-m、-n、-ŋ、-p、-t、-k等辅音韵尾的韵母，以及两个成音节鼻音韵母*-ŋ、*-m。

三、从《切韵》音类看原始客语的*ai与*iai

从第二部分内容我们看到，O'Conner为原始客语拟测了*ai与*iai两个韵母，主要根据现代客语的规则对应得出。关于汉语方言早期音系的拟测方法论，罗杰瑞（Jerry Norman著，史皓元、张艳红译，2011：97）曾提出相当重要的看法：

一般汉语方言共同音系的制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为使用语言学的比较方法，立足于现代方言进行归纳与构建，二为借用《切韵》的音类，系统地去除现代汉语方言中所没

有的音类与特征。第二种方法相对更益于操作也更有效。……我确信这两种方法（比较的方法和对《切韵》音类的消减和重新分类法）会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

这个观察相当有启发。如果运用比较方法所得出的拟测和对《切韵》音类的消减和重新分类法会获致共同的结果，那么在既有的拟测成果（如原始客语）上，透过《切韵》来观察这个音系的音类与特征，必然能更深入而全面掌握每一个音韵成分的实质，检讨与观察。以下我们透过《切韵》提供的音韵框架，来观察原始客语 *ai、*iai 及相关韵母的表现。

根据《切韵》音类提供的信息，原始客语 *ai 和 *iai 两韵的同源词主要来自蟹摄开口二等及四等，若干来自其他韵摄（如 *ai 有果摄的来源）。此外，拿《切韵》音类蟹摄开口韵的观点来看原始客语，则蟹摄开口韵在原始客语中的对应也相当复杂。下面我们就以蟹摄开口韵进行初步的观察。原始客语中与蟹摄开口韵有关的构拟包括：

蟹摄开口一等哈韵：

*oi, 同源词：袋海。

蟹摄开口二等皆佳韵：

*ai, 同源词：埋 [械] 鞋。

*iai, 同源词：街解芥界。

蟹摄开口三等祭韵：

*e, 同源词：世。

蟹摄开口四等齐韵：

*i, 同源词：米妻。

*e, 同源词：洗计 [系] 齐。

*ɛ, 同源词：细婿。

*ai, 同源词：弟。

*iai, 同源词：鸡。

利用《切韵》音类来观察学者既有的原始方言拟测，可以先观察语源认定是否正确。简单地说，就是用来拟测的形式是否是正确的汉语同源词。这个程序主要是为了确保《切韵》音类与原始方言拟测在同源词上的可比性。在 O'Conner 的拟测中，或多或少存在语源认定问题，我们以“[]”标注，说明如次。

(1) O'Conner (1976: 33) 将客语中意为 carry (肩挑、背负) 的汉语同源词写作“械” (胡介切, 器械), 各方言的对应为: 海陆 $k^h ai^1$ 、华阳 $k^h ai^1$ 、沙头角 $k^h ai^1$ 、四县 $k^h ai^1$ 、梅县 $k^h ai^1$ 、陆丰 $k^h ai^1$ 。这个写法显然不是正确的语源 (etymology)。根据蓝小玲 (1999: 171~176) 的研究, 客语中表示肩挑、背负的 $k^h ai^1$, 正确的汉字语源是胡可切的“荷”, 释义为负荷, 音韵地位是果摄一等匣母上声字。就声母而言, 客语匣母读为 $k^h -$, 乃是来自带音塞音 *g-, 这是匣母在客语中最早音韵层次的读法, 今读送气清音 $k^h -$ 符合客语浊音清化的规则。在韵母上, 果摄一等字源自上古歌部字, 上古歌部字在客语中读

为 -ai 也属于早期层次，相同音韵层次的语词还有第一人称代词“我”ŋai³。就声调而言，全浊上读阴平是客家话有别于其他方言的重要声调演变。换句话说，原始客语 carry 这个语位来自果摄一等“荷”，不能作为蟹摄开口二等的同源词例。

(2) O'Conner(1976: 29) 将客语中意为 is (系词或判断动词) 的汉语同源词写作“系”(古诣切, 连系; 胡计切, 绪也), 另又有“系”(古诣切, 缚系; 胡计切, 易之系辞)。客语中用为判断动词的成分, 其语源不易确认。根据刘纶鑫主编(1999: 278)的意见, 客家方言判断动词的读音为 he (声调不论), 本字应当为止摄开口三等的“是”。刘纶鑫主编(1999: 278)提到, “是, 《广韵》而止切, 止摄三等禅母字。(下略)”, 依照“而止切”, “是”为日母上声之韵上声字。然而, 翻检《广韵》, “是”之切语为“承纸切”, 非“而止切”。另外, 翻查宋陈彭年等重修之《大广益会玉篇》, “是”为“时纸切”。由此可知, “是”之声母或为船母(承), 或为禅母(时), 并非日母, 韵母为止摄开口三等支韵上声, 并非之韵上声。项梦冰(2004)对刘纶鑫的相关证据有详细的探讨, 结论也不支持客家方言的判断动词来自“是”。

现在回头考察一下 O'Conner(1976: 29) 中罗列的客语判断动词读音。(见表 4)

表 4 O'Conner 文中 6 种客语的判断动词读音

	海陆	华阳	沙头角	四县	梅县	陆丰
判断动词“is”(是)	he ⁶	xie ⁵	he ⁵	he ⁵	he ⁵	he ⁵

海陆和陆丰这两类客语可以区分阴去(5)与阳去(6), 但判断动词在海陆读阳去(6), 在陆丰却读阴去(5)。华阳凉水井客语阴上(3)则有来自早期阳去(*6)的同源词, 然而华阳凉水井客语判断动词读为 xie⁵, 显示应当来自阴去。其他 3 个客语不区分阴去与阳去, 不易判断早期归属。整体而言, 由以上客家方言的表现来看, 原始客语判断动词应当拟为 *he⁵。这个词形与“胡计切”的“系”或“系”声母及韵母相合。然而, 方言之间又有分歧的声调走向, 显示这个词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在本字未明的情况下, 暂时不纳入讨论。

现在我们进一步把原始客语蟹摄开口韵诸字的各种读法列表如下。(见表 5)

表 5 蟹摄开口字在原始客语中的对应

蟹摄开口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对应 1	*oi 袋、海			*i 米、妻
对应 2			*e 世	*e 计、洗、齐
对应 3		*ai 埋、鞋		*ai 弟
对应 4		*iai 街、解、界、芥		*iai 鸡
对应 5				*e 细、婿

从《切韵》的观点来看, 蟹摄开口一等及三等都只有一类对应, 蟹摄开口二等则有两

类对应，蟹摄开口四等则有 5 类对应。比较《切韵》音系以及原始客语，可见原始客语内部已经存在层次问题。

就原始客语声韵母结合关系而言，*i、*e、*ɛ、*ai、*iai 的情况见表 6：（参见 O'Conner, 1976: 57 ~ 58）

表 6 *i、*e、*ɛ、*ai、*iai 与声母的结合关系

韵母	P 唇音	T 舌尖音	S 滋丝音	C 卷舌音	K 舌根音
*i	X	X	X	X	X
*e			X	X	X
*ɛ			X		
*ai	X	X	X		X
*iai					X

有关原始客语 *ai、*iai 的拟测，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O'Conner (1976: 54 ~ 55) 指出，*iai 的构拟只是“暂时性的拟测”（tentative reconstruction），理由是若干客家话方言有明确的 iai 与 ai 的文白异读对比（如海陆）；然而，另有若干方言则有以 iai 为口语用法，不存在显著文白异读的现象。因此推测这可能是文读音通过某些管道进入了日常口语词汇中。以分布而言，*ai 与 *iai 两个韵母呈现出条件分布：*ai 不出现在于舌根塞音声母 k- 之后，而 *iai 只出现在舌根塞音声母 k- 之后。由分布环境而言，似乎可以主张 *iai 的介音 -i- 是增生的。O'Conner 也已经留意到指示代词“那”（that）及表示领格（genitive）的成分，在语音上似乎可以归入 *iai 这一韵母，但在四县、梅县及华阳仍呈现若干不规则的对应，这可能因为这两个词属于语法功能词，致使读音有不符合既有规律的情况。就结论而言，O'Conner 认为在原始客语韵母系统中，*ai 与 *iai 仍然应当分为两类。

本文将进一步在 O'Conner 既有的拟测基础上，利用既有的《切韵》框架，探讨 *ai 与 *iai 的分合问题，同时检讨其他相关的同源词拟音，并进一步尝试用历史的观点说明从原始客语到现代客语方言的音韵变迁。

四、现代客语中 *ai 与 *iai 的分合

从上表 5 可知，《切韵》中的蟹摄开口二等读为 *ai 和 *iai，蟹摄开口四等除了 *ai 及 *iai 之外，还可以有 *i、*e、*ɛ 等各种表现。首先需要说明各个音读在现代客语中的性质，进一步则是厘清这些韵母在客语音韵史中的分合关系。本部分将分别探讨这些问题。

1. 现代客语中不区别 *ai 与 *iai 的方言

首先，根据上面观察到的规则对应，现代客语中是否存在蟹摄开口二等与蟹摄开口四等都读为 ai 的情况？从既有的材料上来看，确实有不少现代客语方言把蟹摄开口二等与蟹

摄开口四等混读为 ai。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蟹摄开口二、四等同读为 ai，并不只限于舌根音声母，在非舌根音的环境也是如此。请看以下同源词例（见表 7）：

表 7 海陆等 6 种客语的蟹摄开口二、四等同源词

	海陆	华阳	沙头角	四县	梅县	五华
埋蟹开二	mai ²	mai ²	mai ²	mai ²	mai ²	mai ²
稗蟹开二	p ^h ai ⁶	p ^h ai ⁵ 败	p ^h ai ⁵	p ^h ai ⁵	p ^h ai ⁵	p ^h ai ³
买蟹开二	mai ¹	mai ¹	mai ³	mai ¹	mai ¹	mai ¹
奶蟹开二	nai ¹	nai ⁵ 调!	lai ¹	nai ¹	nai ¹	nai ¹
斋蟹开二	tsai ¹		tsai ¹	tsai ¹	tsai ¹	tsai ¹
柴蟹开二	ts ^h ai ²	ts ^h ai ²	ts ^h ai ²	ts ^h ai ²	ts ^h ai ²	ts ^h ai ²
债蟹开二	tsai ⁵	tsai ⁵	tsai ⁵	tsai ⁵	tsai ⁵	tsai ⁵
街蟹开二	kai ¹	kai ¹	kai ¹	kiai ¹ 韵!	ke ¹ 韵!	kai ¹
鞋蟹开二	hai ²	xai ²	hai ²	hai ²	hai ²	hai ²
矮蟹开二	ai ³	ai ³	ai ³	ai ³	ai ³	ai ³
米蟹开四	mi ³	mi ³	mi ³	mi ³	mi ³	mi ³
泥蟹开四	nai ²	nai ²	lai ²	nai ²	nai ²	nai ²
犁蟹开四	lai ²	nai ²	lai ²	lai ²	lai ²	lai ²
弟蟹开四	t ^h ai ¹	t ^h ai ¹	t ^h ai ³	t ^h ai ¹	t ^h ai ¹	t ^h ai ¹
齐蟹开四	ts ^h e ²	t ^h ie ² 韵!	ts ^h e ²			
洗蟹开四	se ³	ɕie ³ 韵!	se ³	se ³	se ³	se ³
细蟹开四	se ⁵	sei ⁵ 韵!	se ⁵	se ⁵	se ⁵	se ⁵
婿蟹开四	se ³ 声! / se ⁵	sei ⁵ 韵!	se ⁵	se ⁵	se ⁵	se ⁵
鸡蟹开四	kai ¹	kai ¹	kai ¹	ke ¹	ke ¹	kai ¹
溪蟹开四	hai ¹		k ^h ai ¹	hai ¹	hai ¹	hai ¹

资料来源：海陆和四县都根据杨时逢（1957）、华阳根据董同龢（丁邦新编，1974：153～274）、沙头角根据詹伯慧和张日昇主编（1987）、梅县根据黄雪贞（1995）、五华根据魏字文（1997）。

根据表 7，可以获得 6 点认识。

(1) 在以上 6 种客语方言中，蟹摄开口二等字绝大多数都读为 ai，蟹摄开口四等则有两类读音，依照声母条件不同，可以分为：在舌尖塞擦音声母后读为 e、ie、ei，在双唇鼻音声母之后读为 i，在舌尖塞音、舌尖鼻音、舌根塞音及喉音等声母之后读为 ai。从 O'Conner 的原始客语拟音来看，“齐”“洗”拟为 *e，“细”“婿”拟为 *ɛ。根据 O'Conner (1976: 59~60) 的说明，将“齐”“洗”“细”“婿”分别拟测为 *e、*ɛ 的原因在于对应上的不一致，主要是华阳凉水井客家话的表现。至于原始客语是否需要将“齐”“洗”“细”“婿”分别拟测两个韵母？我们认为不需要，具体须由其他客语方言的表现来

论述，这里暂时搁置，后文将予细论。

(2) 整体而言，从《切韵》音系的立场来衡量以上 6 种客语方言中蟹摄开口二、四等字的音韵表现，它们基本都呈现为“局部合流”的类型。简言之，蟹摄开口二、四等在舌尖塞擦音的环境后可以区别（如海陆“柴” $ts^h ai^2$ ：“齐” $ts^h e^2$ ），在其他部位的声母环境后则没有区别（如海陆“奶” nai^1 ：“泥” nai^2 、“鞋” hai^2 ：“溪” hai^1 ）。

(3) 台湾四县的现象比较复杂，蟹摄开口二等读为 *iai* 韵母的同源词，都是不送气舌根音 $k-$ ，包括“街”“皆”“偌”“阶”（以上阴平）、“解”“戒”（以上上声）、“介”“界”（以上去声）。根据杨时逢（1957：12）的说明，台湾地区海陆话“街”“解”“介”有文白两读，文读 *iai* 韵，白读 *ai* 韵。四县只有 *iai* 一读。由以上层次异读的线索，我们认为，四县“街”的 *iai* 是受其他方言影响从而借入的读音，不属于客家话固有的音韵层次。

(4) 梅县的对应是舌根音韵母读为 *e*，非舌根音韵母读为 *ai*。从中古音的架构来看，蟹摄开口二、四等 *ai* 韵母是互补的，我们不妨主张早期的韵母 **ai* 在舌根音声母之后变读为 *e*，在其他语音环境之后则不变，维持为 *ai*。另外，梅县也存在 *iai* 韵母，同源词相当有局限，包括“皆”“解”“介”“届”“戒”“挨（推）”等。就音韵分布而言，*iai* 只出现在不送气舌根塞音跟零声母之后，同时，梅县的 *ai* 韵母并没有蟹摄开口二等的同源词。这很可能显示，以梅县方言中的“皆”“解”“介”“届”“戒”等词来说，*iai* 这类外来韵母已经取代了原先的 *ai* 韵母。至于口语常用词“街”，由于发生了 $ai > e$ 的演变，因此没有被取代。另一个没被取代且仍保留异读的蟹摄开口二等舌根音字是“解”。根据黄雪贞（1995：63）的说明，“解”在 $ke^3 sok^7$ “解索”（把绳子解开）这个词汇中不读 $kiai^3$ ，而在 $kiai^3 tsu^1 p^h i^2$ “解猪皮”（把猪皮和猪肉分开）这类语词中不读 ke^3 。整体而言，蟹摄开口二、四等读为 *ai* 的见母字在梅县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若干词汇发生了 * $ai > e$ 的单元音化演变，如“街”“解”“鸡”。第二种则是在个别词汇上发生了音读的置换，如“皆”“解”“介”“届”“戒”原先的 **ai* 被 *iai* 所取代。这两种情形具体体现为某些语词两种读音并存，如“解”有 ke^3 、 $kiai^3$ 两读及“挨”有 ai^1 、 iai^1 两读。从合流后读为 **ai* 的观点来看，这些方言中蟹摄开口二、四等“街”“鸡”或读 *e* 或读 *ai*，只是表面语音形式的差异，实质上都是 **ai* 后续演变的结果。

(5) 现在重新检视 O'Conner 系统中的 **iai* 韵母，它在原始客语音系中只分布在舌根塞音声母 $k-$ 之前，实在过于局限。而其语词又跟四县、梅县的文读音相当。因此我们认为，O'Conner 将“街”“解”“界”“芥”等拟测为 **iai*，其实是相当晚近的文读音，并非原始客语固有的韵母形式。

(6) O'Conner 系统中有两个蟹摄开口四等字拟测为 **i* 韵母，分别是“米”“妻”。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客语中蟹摄开口四等有高元音 *i* 及非高元音 *ai*、 ϵi 、*e* 等读法，高元音 **i* 属于文读层。^① 以“妻”这个词为例，它在客语中并不非常用口语词，而是与书面结合相当紧密的形式。客语指称妻子一般称“老婆”，夫妻俩则称“两公婆”。^② 由此可知，原始客语中“米”“妻”的 **i* 是晚近文读音的渗透，其性质与“街”“解”“界”“芥”的

① 参见罗美珍、邓晓华（1995），蓝小玲（1999），熊燕（2015）。

② 参见张双庆、李如龙主编（1992：340）的词条。

*iai相同，亦非原始客语固有的韵母。

根据以上的同源词例，我们可以确定现代客语中存在一种类型的方言是把蟹摄开口二等与蟹摄开口四等局部地读为相同形式的韵母，这个韵母形式为 *ai，在舌尖塞擦音的环境下，蟹摄开口二等与蟹摄开口四等有区别：前者为 *ai，后者为 *ε。^①至于 O'Conner 拟测 *iai 的同源词“街”“解”“界”“芥”以及“米”“妻”的 *i 等都属于后起的文读音，不应列入原始客语韵母的体系中。不过下文将会看到，*iai 这一韵母在原始客语中仍有其必要性，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2. 现代客语中区分 *ai 与 *iai 的方言

进一步的问题是：从中古音的框架来看，是否有客家话不曾发生“蟹摄开口二、四等局部合流”这个演变？换句话说，是否有客家话在各种声母环境都保留蟹摄开口二、四等的区别？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翻检《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詹伯慧、张日昇主编，1987）以及《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中的客家话相关资料，发现事实上不少客语方言都可以区分蟹摄开口二等及四等，尤其重要的是，这类方言并不因为声母条件而有局部合并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类方言提供原始客语区分蟹摄开口二等与四等的重要线索。下面我们根据检索所得，列出连南、河源、惠州片的惠州、汀州片的宁化方言、宁龙片的宁都方言以及铜鼓片的三都（即铜鼓）方言都还能找到蟹摄开口二、四等读为不同韵母的表现。由于这类方言在客家话中较为少见，下面我们就深入而仔细地观察这6种客语的蟹摄开口二等及蟹摄开口四等的同源词。首先看蟹摄开口二等字。（见表8）

表8 连南等6种客语的蟹摄开口二、四等同源词

例字	连南	河源	惠州	宁化	宁都	三都
埋蟹开二	mai ²	mai ²	mai ²	ma ²	mai ²	mai ²
稗蟹开二	p ^h ai ⁵	p ^h ai ⁶	p ^h e ⁶ 韵!	p ^h a ⁶	p ^h a ⁶ 韵!	p ^h a ⁶ 韵!
买蟹开二	mai ¹	mai ⁵	mai ⁵	ma ¹	mai ¹	mai ¹
奶蟹开二	nai ³	nai ⁵	nai ⁵	na ³	nai ³	nai ³
斋蟹开二			tsai ¹		tsai ¹ ②	
柴蟹开二	ts ^h ai ²	ts ^h ai ²	ts ^h ai ²	ts ^h iau ² ③	sai ² 声!	ts ^h ai ²
债蟹开二	tsai ⁵	tsai ⁵	tsai ⁵	t ^s a ⁵	tsai ⁵	tsai ⁵
街蟹开二	kai ¹	kai ¹	kai ¹	ka ¹	kai ¹	kai ¹
鞋蟹开二	hai ²	hai ²	hai ²	ha ²	hai ²	hai ²
矮蟹开二	εi ³ 韵!	ai ³	ai ³	ŋa ³	ŋai ³	ai ³

① 前面提到 O'Conner 的原始客语区分 *e 与 *ε，我们的看法则是 *ε（“细”“婿”）这个韵母在原始客语中应拟测为别的形式，“齐”“洗”这两个同源词也不会是 *e。这里暂时以 *ε 代表“齐”“洗”“细”“婿”这4个同源词。

② 这个词根据谢留文（2003：151）的宁都方言资料补入。

③ 宁都用的词是效摄开口三等的“樵”而不是蟹摄开口二等的“柴”。

(续表 8)

例字	连南	河源	惠州	宁化	宁都	三都
米蟹开四	mei ³	mie ³	mie ³	mi ³ 韵!	mi ³ 韵!	mi ³ 韵!
低蟹开四	tei ¹	tie ³	tie ¹	tie ¹	tiai ¹	te ¹
弟蟹开四	t ^h ei ¹	t ^h ie ⁶	t ^h ie ⁶	t ^h ie ¹	t ^h iai ¹	t ^h e ¹
泥蟹开四	nei ²	nie ²	nie ²	ŋie ²	nai ² 韵!	ne ²
犁蟹开四	lei ²	lie ²	lie ²	lie ²	liai ²	le ²
齐蟹开四	ts ^h ei ²	ts ^h ie ²	ts ^h ie ²	ts ^h ie ²	ts ^h i ² 韵!	ts ^h e ²
洗蟹开四	sei ³	sie ³	se ³ 韵!	sie ³	siai ³	se ³
细蟹开四	sei ⁵	sie ⁵	sie ⁵	sie ⁵	siai ⁵	se ⁵
鸡蟹开四	kei ¹	kie ¹	kie ¹	kie ¹	tsai ¹ 声!	ke ¹
溪蟹开四	k ^h ei ¹	k ^h ie ¹ ①	k ^h ie ¹	k ^h ie ¹	sai ¹ 声!	

根据以上 6 种客家方言所显示的音韵规则对应，蟹摄开口二等与蟹摄开口四等的同源词应当构拟为两种早期形式：蟹摄开口二等“埋”“稗”“买”“奶”“债”“街”“鞋”“挨”等字的韵母可以拟测为 *ai，蟹摄开口四等“米”“低”“弟”“泥”“犁”“齐”“洗”“细”“鸡”“溪”等字的韵母则可以拟测为 *iai。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蟹摄开口四等的三合元音韵母 *iai 乃是建立相当稳固的客家方言同源词比较上。从以上同源词表可知，蟹摄开口四等在连南呈现为 ei 下降复合元音（“主要元音 + 韵尾”，VE）的韵母结构；在河源、惠州呈现为 ie、ie 这类上升复合元音（“介音 + 主要元音”，MV）的韵母结构；在宁都则呈现为 iai 这个三合元音（“介音 + 主要元音 + 韵尾”，MVE）的韵母结构。将蟹摄开口四等上述同源词的原始客语韵母拟测为 *iai，可以相当合理而简单地解释各客语次方言的种种演变。*iai 韵母在连南方言由于介音与韵尾同为 i，因此发生“异化”（dissimilation），导致作为介音的 i 消失，主要元音也进一步高化。*iai 在河源、惠州、宁化也发生了“异化”，只是消失作为韵尾的 i，主要元音也进行高化。三都今读为 e，从 *iai 的观点来看，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从三合元音简化为单元音，可能的演变过程至少有两种：*iai > ei > e 或 *iai > ie > e。从原始客语的角度看来，宁都方言“低”“弟”“泥”“犁”“齐”“洗”“细”今读为 iai 保存了原始客语 *iai 的音韵结构及语音形式，对于祖语拟测可起检证之效，尤其值得重视。

拟测祖语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同源词的历史演变。基于上述 *ai（蟹摄开口二等）及 *iai（蟹摄开口四等）的语音形式，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上表中的若干例外音读。

(1) 蟹摄开口二等“稗”在上述各客语方言中不少读为不带韵尾的单元音韵母，就宁化而言蟹开二读 a 是规则对应，但在惠州、宁都及三都方言中则属于例外。以原始客语

① 河源方言中“小溪”这个词条在词汇对照表中标为 k^hie¹（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214），与语音对照表蟹摄开口四等 ie 韵母不同。考察河源音系内部 ie、ie 两韵母并不构成对立，兹径标为 k^hie¹。

而言，“稗”可以构拟为 *p^hai⁶，宁化、宁都及三都这些客语中单元音的读法显示“稗” *p^hai⁶ 在这些方言中很早就已失落了韵尾 -i (*p^hai⁶ > p^ha⁶)，但属于零星的演变。另外，惠州的 p^he⁶ 也个别地失落了韵尾 -i，只是韵尾 -i 使元音高化才消失，也就是 *p^hai⁶ > p^hei⁶ > p^he⁶。

(2) 连南“矮”今读为 ei³，韵母与蟹摄开口四等“米”“低”“弟”“泥”“犁”“洗”“细”“鸡”“溪”相同。从跨方言比较看来，我们认为，连南的“矮”仍然来自原始客语的 *ai³，之所以读为 ei³，是因为韵尾 i 造成主要元音高化 (*ai³ > ei³) 使然，这是个别零星的演变。换言之，连南的“矮”并不来自原始客语的 *iai³。

(3) 蟹摄开口四等“米”在宁化、宁都及三都都读为前高元音韵母 i，与其他同等第同源词表现不同，但在连南 mei³、河源 mie³ 及惠州 mie³ 属于规则对应。O'Conner 的拟测也将原始客语的“米”拟测为 *mi³，不过，连南、河源及惠州现在的反映并不来自 *mi³。对此，我们的看法是，“米”这个词在原始客语已经存在两种早期形式：一类是由文读音借来的 *mi³（如 O'Conner 的拟测），它在现代客语方言中反映为 mi³；另一类则是本文的 *miai³，在现代客语方言中演变为连南 mei³、河源 mie³、宁化 mie³ 等形式。总而言之，“米”在原始客语中存在 *mi³、*miai³ 两种形式，在各方言中彼此竞争，各方言保留不同来源的同源词，这是造成现代客语“米”字对应不一致的基本原因。

(4) “泥”在宁都读为 nai² 而非 niai²，这是个别语词发生“异化”的结果，在“泥”这个词汇中介音成分的 i 消失。“洗”在惠州读为 se³ 而非 sie³，则是韵母结构的简化。这些现象都属于偶发，在目前还不能视为早期 *iai 韵母在各自方言内部的规律演变。

(5) 宁都方言的“鸡”（古奚切）读为 tsai¹，“溪”（苦溪切）读为 sai¹，不论从《切韵》反切的观点，还是客语内部方言比较两方面看，都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其成因值得探究。从宁都方言内部看来，“街”读为 kai¹，与“鸡”tsai¹ 韵母相同，但声母不同，这一对比相当有启发性。依照本文的拟测，我们认为，“鸡”“溪”在原始客语的音韵形式分别是 *kiai¹、*k^hiai¹，而“街”则是 *kai¹。就“鸡”这个同源词而言，我们推测从原始客语到现代宁都方言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鸡 *kiai¹ > tɕiai¹ > tsai¹

早先的舌根塞音声母受到介音 i 的影响造成发音部位上的腭化 (palatalization)，从而演变为 tɕiai¹，之后介音 i 与韵尾 i 发生“异化”，介音 i 消失，声母转变为一般的舌尖不送气塞擦音 ts-。至于“溪”，从原始客语到现代宁都方言的演变如下：

溪 *k^hiai¹ > xiai¹ > ɕiai¹ > sai¹

整体看来，宁都方言“溪”的韵母演变与“鸡”相同，只是“溪”在声母上发生 *k^h > x 的“通音化”变化。^① 由于声母从舌根送气不带音塞音 k^h - 演变为舌根擦音 x -，

① 从《切韵》架构的观点来看，这个变化是溪母读为晓母。

因此 x- 受韵母介音 i 影响发生腭化之后的声母是读为 ç- 而不是预期的 tç^h-, 最终变为舌尖擦音 s-。换句话说, “鸡”“溪”之所以改读为舌尖音, 可以追溯到原始客语的三合元音 *iai 中的介音 i。相形之下, “街” *kai¹ 在原始客语中并非来自三合元音 *iai, 没有产生腭化的语音条件, 因此在宁都仍然读为 kai¹ (< *kai¹)。归纳而言, 原始客语“街” *kai¹ 与“鸡” *kia¹ 的对立, 在宁都方言中被“重新诠释”(reinterpretation) 为声母 k 与 ts 的区别。即使目前宁都方言的“鸡”“溪”韵母读 ai 并不存在介音成分, 声母读为舌尖塞擦音声母, 但只要严谨地运用比较方法, 借由其他方言的同源词表现以及方言内部共时的音韵分布, 我们仍然可以推敲出这两个语词经历的演变过程, 从而掌握音韵变迁的重大关键。^①

3. 原始客语 *ai 与 *iai 在现代客语中的分合类型

在以上两部分的讨论中, 我们在 O'Conner 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原始客语中 *ai 与 *iai 两个韵母的关系, 我们获得的结论是, 原始客语明确地区别 *ai 与 *iai 这两个韵母, 证据来自连南、河源、惠州、宁化、宁都和三都等客家方言的同源词例。换言之, O'Conner 原本的暂定方案获得证实。同时, 由于扩充了客语方言比较的数量与范围, 关于原始客语中 *ai 与 *iai 这两个韵母与声母的结合关系应当重新改写, 见表 9 (同时列出同源词例)。

表 9 修订后原始客语 *ai 与 *iai 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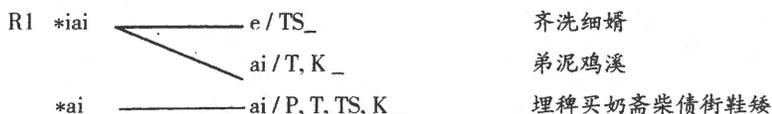
韵母	P 唇音	T 舌尖音		S 滋丝音	C 卷舌音	K 舌根音
*ai	X 埋 *mai ²		X 奶 *nai ³	X 债 *tsai ⁵		X 街 *kai ¹
*iai	X 米 *miai ³	X 弟 *t ^h iai ⁴	X 泥 *niai ²	X 细 *siai ⁵		X 鸡 *kia ¹

另外, 我们同时也参考了《切韵》这个中古时期的语音框架, 对 *ai 与 *iai 这两个韵母进行观察。我们认为, 在原始客家话的韵母体系中, 中古蟹摄开口二等和蟹摄开口四等是有区别的, 其音韵对立为 *ai: *iai。

建立了 *ai 与 *iai 的关系之后, 可以进一步探讨原始客语中 *ɛ、*e 这两个韵母的拟测。上文已经看到, *ɛ 韵母的同源词例是“细”“婿”, *e 韵母的同源词例则有“洗”“齐”等。^② 从分布来看, 我们推测原始客语的 *ɛ (“细”“婿”) 或 *e (“洗”“齐”) 都是原始客语 *iai 在甲型客语方言中舌尖塞擦音声母后条件变体。在甲型客语方言中, 我们可以为 *iai 建立 R1 这项演变:

^① 张光宇 (1996: 250) 在探讨宁都方言时, 认为宁都的 iai 是在特定声母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本文看法与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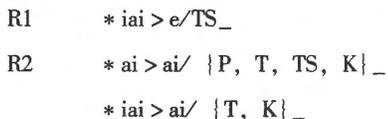
^② O'Conner 拟测 *e 的同源词例还包括“计”, 这个词在甲型客语方言的读音为: 海陆 ke⁵、沙头角 kie⁵、四县 ke⁵、梅县 ki⁵、陆丰 ke⁵, 华阳缺。“计”在乙型的方言读音为: 惠州 kie⁵、宁都 (根据谢留文 2003: 149) tçi⁵, 连南、河源、宁化、三都皆缺。我们认为, “计”只有沙头角及惠州来自原始客语的 *kia⁵, 其他多数客语中则只能拟为 *ke⁵, 可能跟“鸡”“街”一样是原先 *kai 的单元音化。至于 ki⁵ 则是最晚近的书面语读法。



从《切韵》提供的音类来看，甲型客语中演变为 e 的蟹摄开口四等字集中于“齐”“洗”“细”“婿”，它们都是中古的精系字。R1 这条音韵规则说明，精系字之所以发生条件分化，是因为舌尖塞擦音及擦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偏前，与 *iai 中的介音及韵尾部位过于接近，率先发生了异化作用。至于具体的演变过程，华阳凉水井客家话的读音为我们提供了若干线索。华阳的蟹摄开口四等精系字读音相当分歧，包括“齐” $t^h ie^2$ 、“洗” $ci e^3$ 和“细” sei^5 、“婿” sei^5 。从演变的观点来看，华阳的 ie 和 ei 恰好揭示了 *iai 发生异化的两种可能的演变方向：前者是韵尾 i 失落（*iai > ie/TS_），后者是介音 i 失落（*iai > ei/TS_）。这说明异化作用具体落实于词汇时也会存在个体差异。从演变的结果来看，这个演变有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造成原先的三合元音韵母最终简化为单元音 e，二是局部而迂回地保存了祖语系统中 *iai 与 *ai 的韵母区别。

归纳言之，原始客语的 *ai 与 *iai 在现代客语方言中至少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我们称为“甲型”，这一类型是将 *ai 与 *iai 局部地合并（merge）为同一个韵母，这里的局部是指“非舌尖塞擦音声母”（也就是中古精系以外的声母），其演变历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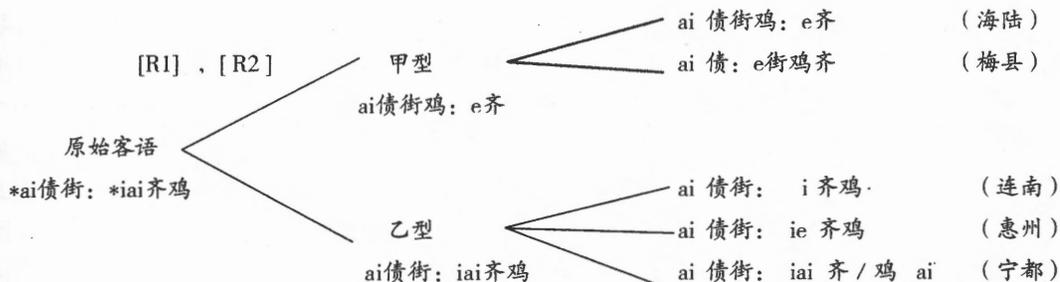


就演变次序而言，甲型首先发生 R1，也就是 *iai 在舌尖塞擦音声母后丢失介音，之后进一步简化为单元音韵母 e。从现代方言来看，甲型客语方言蟹摄开口四等精系字的元音往往偏高，这个语音事实显示“齐”“洗”“细”“婿”元音产生变化的时间较早。在 R1 之后才发生 R2，也就是 *iai 在舌尖塞音、舌尖鼻音、舌尖边音、舌根塞音及喉音等声母环境下介音 i 与韵尾 i 进行异化作用，异化之后的结果乃是介音 i 被淘汰，三合元音韵母 *iai 变成复合元音韵母 ai，最终与 *ai 合并。附带一提，就合并而言，逻辑上的演变方向也可以是 *iai > iai 而 *ai > *iai，但这种情况在现代客语中并没有发生。个中缘由相当简单，那就是音节成分的增生（音节繁化）往往仰赖特殊语音条件；反之，原先繁复的音节失落某个成分（音节简化）通常不需要条件也更容易发生。

第二类我们称为“乙型”，这一类型保留原始客语 *ai 与 *iai 的对比，属于韵母格局上的存古（retention）。从现代方言的表现来看，原始客语的 *iai 比较容易发生变化，有简化为复合元音的（连南、河源、惠州、宁化），也有简化为单元音的（三都）。就音值而言，保留得相对完整的是宁都方言，即使如此，*iai 在见影系声母后也引发了声母腭化及韵母简化（“鸡” $tsai^1$ 、“溪” sai^1 ），这显示 *iai 这类韵母往往朝简化的方向演变。

原始客语 *ai 与 *iai 在现代客语中的分合类型，可以“债”“街”“齐”“鸡”4 个同

源词图示如下：



最后，从方言比较的观点来看，原始客语韵母系统拟为 *ε、*e 的同源词在乙型方言显然全部或部分来自 *iai；同时，这类单元音韵母在甲型方言中是后起的，分布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我们把“齐”“洗”“细”“婿”一律改拟为 *iai，这样原始客语系统中的 *ε 韵母可以取消，*e 则没有来自蟹摄开口四等精系的同源词。

有关客语蟹摄开口四等同源词的拟测，就我们所见至少有两位学者提出看法，分别是较早的张光宇（1996）以及最近的熊燕（2015）。张光宇（1996：248～249）利用闽语方言及日语吴音的材料，将客语蟹摄开口四等字的早期形式拟测为 *ai。对此，熊燕（2015：127～128）曾就闽语及日语吴音的音读性质加以辨析，认为这两条理由都禁不起推敲，并将蟹摄开口四等改拟为 *ei。

以我们的观点而言，不论拟测为 *ai 或 *ei，就解释现代客语方言内部演变而言都存在若干难以证明或不甚必要的假设。例如张光宇（1996：248～249）认为，ai 是比较古老的形式，i 是比较后起的形式，e（～ei）是中古时期最普遍的形式，并将之归于所谓中原西部，就来源及发展上较少说明。熊燕（2015：128）拟测为 *ei，并认为 *ei 在客语中的演变包括介音增生（进而导致韵尾 i 脱落）及元音低化，需要假定相当繁复的音变过程。相对地，从本文列举的乙型各方言来看，蟹摄开口四等字拟测为三合元音 *iai 在方言对应上最为周全，同时在音变上最为合理简单。

五、结论：原始客语 *iai 的历史意义

本文以 O'Conner(1975) 提出的原始客语 (Proto Hakka) 为出发点，探讨原始客语中 *ai 与 *iai 两个韵母彼此间的关系，同时检讨相关韵母 *ε、*e 的同源词形式。本文的结论是：

(1) 根据现代客语方言的同源词比较，在原始客语中，*ai 与 *iai 是具有音位对立的两个韵母，关键性证据来自乙型方言。

(2) 同时，我们发现，原始客语中的同源词“细”“婿”（原始客语拟作 *ε）及“齐”“洗”（原始客语拟作 *e），根据本文乙型方言的同源词表现，都可以改拟为 *iai。

(3) 若进一步利用中古《切韵》架构来考察原始客语中的同源词表现，可以发现《切韵》蟹摄开口二等字在原始客语中的表现为 *ai，蟹摄开口四等字在原始客语中的表

现为 *iai。

(4) *iai 在现代客语方言中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局部合并的甲型（包括海陆、华阳、沙头角、四县、梅县、五华），另一类是保留早期对立格局的乙型（包括连南、河源、惠州、宁化、宁都、三都）。就历史发展而言，甲型的特点在于 *iai 韵母在舌尖塞擦音这个环境下先发生了介音丢失，主要元音高化的演变（*iai > e / TS _）；处于其他声母环境时，*iai 发生了 i 元音的异化，导致介音 i 消失，成为不带介音的 ai 韵母，与原有的 *ai 合并为一类。相对地，乙型的特点在于 *iai 韵母不因声母部位而有条件变化，因此在唇音、舌尖塞音、舌尖塞擦音、舌尖鼻音、舌尖边音、舌根塞音及喉音等多数都能区别。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宁都方言现在共时平面上“街”读为 kai¹ 而“鸡”读为 tsai¹，韵母相同而声母不同，这是音韵对立的“重新诠释”，即原先的对比由韵母转移到声母。造成这一“重新诠释”的机制正是由于“鸡”的 *iai 韵母促使舌根塞音 k- 进行腭化使然；反之，“街”早先的韵母是 *ai，没有发生腭化的条件，至今声母仍保持为 k-。

有了原始客语的拟测，对于我们从事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重大的启发。下面以本文论证的原始客语 *iai 为例，对其历史意义略加申述。

中古《切韵》四等韵是否存在介音成分？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主张《切韵》四等韵有 i 介音成分的学者包括高本汉、董同龢、周法高、郑张尚芳等，反对四等韵有 i 介音的则有李荣、陆志韦、邵荣芬。^① 对于这个问题，丁邦新（2008）重新加以检讨，并从四等韵合口音的演变、汉越语重组四等字的读音、梵文对音中四等字的表现、魏晋南北朝四等字押韵的趋势 4 个方面分别阐述，结论是，《切韵》四等韵具有介音 -i-。

丁邦新（2008）的研究主要关注四等韵合口音在官话中的演变，引用其他汉语方言的论证较少。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提到，丁邦新（2008）、梅祖麟（2013）都主张中古音系应当拟测为南北两个大方言，具体操作是根据现代汉语方言进行甄别。我们认为，利用原始汉语方言的架构，正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过滤掉后起的音韵变化，从而利用可靠的同源词来向上建构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或邳下方言。客家话属于邳下方言的一种，现在我们从原始客语来对蟹摄开口四等韵是否存在 i 介音进行考察。下面列出中古音与原始客语的拟测，并放入海陆、宁都两个现代客语方言的读音来对照。^②（见表 10）

表 10 中古音与原始客语蟹摄开口四等同源词的比较

	米	弟	犁	洗	鸡	溪
中古音	*miei	*diei	*liei	*siei	*kiei	*k ^h iei
原始客语	*miai ³	*t ^h iai ⁴	*liai ²	*siai ³	*kiai ¹	*k ^h iai ¹
海陆方言	(mi ³)	t ^h ai ¹	lai ²	se ³	kai ¹	hai ¹
宁都方言	miai ³	t ^h iai ¹	liai ²	siai ³	tsai ¹	sai ¹

① 这些讨论可以参看潘悟云（2000：62～66）或丁邦新（2008）。潘悟云（2000：83～88）有不同学者《切韵》拟音的详细对照，兹不一一具论。

② 中古音系根据李方桂（1980）中修订后的高本汉《切韵》系统。

基于以上客语同源词的拟测,蟹摄开口四等字显然应当构拟出一个 i 介音。这意味着,至少有一种邝下方言的后裔,其蟹摄开口四等字带有介音成分 i,如原始客语的 *iai (“米”“底”“弟”“齐”“洗”“细”“婿”“鸡”“溪”)。至于其他可能源出邝下方言的粤语、南部赣语或闽语文读音的蟹摄开口四等是否带有介音 i,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与北方邝下方言时代约略相当的南方江东方言,其蟹摄开口四等字也带有介音成分 i,同源词例包括“批” *p^hiai¹、“底” *tiəi³、“犁” *liəi²、“洗” *siai³、“鸡” *kiai¹、“溪” *k^hiai¹。^① 以上的比较显示,六朝时期不论是北方邝下方言或南方江东方言,蟹摄开口四等都带有介音 i,换言之,四等韵有 i 介音可能是六朝时期南北方言的共性。最近,罗杰瑞(Norman Jerry 著,史皓元、张艳红译,2011)为除了闽语以外的其他汉语方言拟测出一套共同音系——“汉语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在这个共通音系中,也将蟹摄开口四等字拟测为 *iai,相信绝非偶然。

本文写作之初,是想知道原始客语 *ai 与 *iai 两个韵母彼此间的关系。对于这个议题,我们不采取直接对比《切韵》的方式,而是从原始客语的拟测来观察。必须承认,O’Conner(1976)原始客语中罗列的同源词对应及其拟测的结果,迄今仍是探讨客语历时演变最重要而值得重视的音韵框架,值得深入探索。可惜的是,两岸学界对这个系统的认识相当有限。因此,本文另一个目的便是希望介绍并推广这个系统,作为《切韵》之外讨论客语演变的共同基础。我们后续的工作则是妥善运用这个框架,一方面扩充方言材料检验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将之与《切韵》提供的中古音架构以及其他原始汉语方言构拟(汉语方言通音、原始闽语、原始赣语、原始吴语等)进行比较,以深化学界对客语历时音韵及汉语音韵史两方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丁邦新. 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 [M]. 台北: 食货出版社, 1974.
- [2] 丁邦新. 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C] //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3] 丁邦新. 论《切韵》四等韵介音有无的问题 [C] //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 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5] 黄雪贞. 梅县方言词典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6] 蓝小玲. 闽西客家方言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 [7]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8] 李如龙, 张双庆.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 [9] 李玉. 原始客家话的声调发展史 [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1985 (4).
- [10] 李玉. 原始客家话的声母系统 [J]. 语言研究, 1986 (1).
- [11] 刘纶鑫.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2] 罗美珍, 邓晓华. 客家方言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 [13] 梅祖麟. 汉语方言里的三个指代词: 汝、渠_{他(他)}、许_那——再论鱼虞有别与现代方言 [C] // 汉藏比较暨历史方言论集.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① 以上六朝江东方言蟹摄开口四等字“批”“底”“洗”“细”“鸡”“溪”都根据我们(吴瑞文, 2014)的拟测。

- [14] 潘悟云. 汉语历史音韵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15] 魏宇文. 五华方言同音字汇 [J]. 方言, 1997 (3).
- [16] 吴瑞文. 从比较闽语的观点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拟测 [C] // 东方语言学: 第 14 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 [17] 项梦冰. 闽西方言调查研究: 第 1 辑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4.
- [18] 谢留文. 客家方言语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9] 熊燕. 客赣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 [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
- [20] 严学宥, 李玉. 客家话的原始形式论述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2).
- [21] 杨时逢. 台湾桃园客家方言 [M]. 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7.
- [22] 詹伯慧, 张日昇.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 [23] 张光宇. 闽客方言史稿 [M]. 台北: 南天书局, 1996.
- [24] 罗杰瑞. 汉语方言通音 [J]. 方言, 2011 (2).
- [25] NORMAN J L, COBLIN W S.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5, 115 (4).
- [26] O'CONNOR K A. Proto Hakka [J].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1976 (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第十二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庄初升, 温昌衍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306 - 06448 - 6

I. ①客… II. ①庄… ②温… III. ①客家话—方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7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6848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高 洵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罗梓鸿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3349, 84111996, 84111997, 84110771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32 印张 75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